

竹田直田
編次

小學句讀集疏

四

125.46

Sy978T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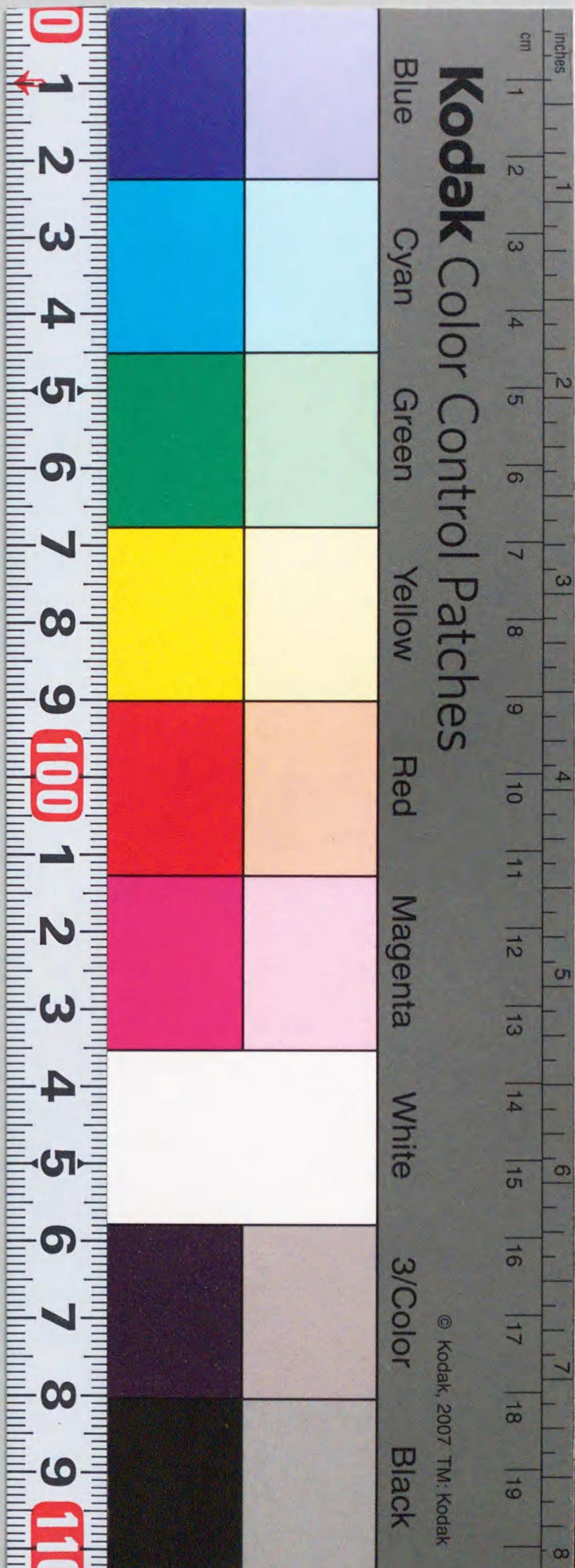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560769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四

益軒貝原先生鑒定

竹田定直編次

敬身第三註

敬身者敬以持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

體得矣。其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
久者及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
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脩身必本於敬也。凡四十六章。
公曰：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本。於此而差，則事物亦從而差。豈可不敬乎？
此數句在句讀所引之首章，句全載之。○觀瀾三宅氏曰：敬身言慎重奉持
其身也。○註克己之事，益軒先生曰：衣服、飲食、中節者，克己
之事。○定直按：心術、威儀亦克己衣服、飲食亦修德，恐難分屬。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
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

亡。註

與平聲。○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也。

疏

禮記哀公問：○劉氏曰：君子所敬其身，非為我而自尊也。身

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傳之於非己得之於輕而辱之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真氏曰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

仰猶慕也景猶向也聖賢之言為天下後世法故曰模範大言大道為人所向慕而行後遂以景為向慕之意也模範皆法也

疏字彙模模範規模範法也武也○章句曰仰瞻依也景猶言慕也詩言景行行止景本訓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註

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敬敬畏怠怠慢滅亡也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欲之私從順也真氏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

疏大戴禮武王踐祚篇○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所由分也

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書之言曰云云○合璧曰莊敬之心勝於怠惰之心則一心肅然百體皆正而無不吉矣怠惰之心勝於莊敬之心則一念既弛百事皆廢而無不滅矣天理之公勝於人欲之私則凡事一己之私而無不凶矣○荀子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真氏曰師尚父之告武王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

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京兆李氏曰此章言黃帝顓頊之道且在唐虞之前與道人心之說語雖異而理亦同兼明畏乃敬之蘊為明心術之首○朱子曰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程子動箴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章句曰吉順之福也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義所以方外也故朱子明心術之要而以是為言敬以直內則一心有主不怠慢以喪其守義以方外則惟理是從不徇欲以決其防敬立其體義達其用心術其有不立乎故為敬身之首而以下數章推廣之○註師尚父史記齊世家註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敬畏勉齋黃氏曰敬字之義前輩云主一又云惺惺又云收斂不容一物要之只說得敬之一路不是敬之正訓祇有朱子晚年道一箇字最切云敬只是畏且敬字只得訓做箇畏字有畏懼便不敢怠慢畏字是敬字裏面一條大路纔畏便會主一便會惺惺便會收斂不容一物○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心之私益軒先生曰天理是本於天命之性入欲是形氣感物而所生耳目鼻口四肢之欲也順天理故公任入欲故私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註

母音無下同○黃氏曰毋禁止辭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也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已而物正也

疏說義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兼身心內外之著身者必端嚴凝重若有所思以敬而形於言安則和緩而不躁急定則堅確而不一○又曰嚴字不虛正神凝氣定模樣○朱子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為說則氣象淺迫無含蓄也○藍田呂氏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云云見句讀三

者正矣無所往而非正此脩己以安百姓也故天下至大取之修身而無不足故曰
 安民哉○說義曰安民總是以敬心推之此是實理亦是實事玩哉字有嘆美意不
 曰民安而曰安民工夫仍在君子安字根敬來○益軒先生曰中庸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亦毋不敬而安民之意○真氏曰毋不敬者謂身心
 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
 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治天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
 與○曲禮全經曰此古經之首曲禮三代相傳惟此四言為真○定直按朱子論禮
 記曲禮曰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又曰
 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此朱子言以此四
 言冠禮記篇首而今取此言連首章丹書之言以置之敬身之首亦有以哉○范氏
 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註毋禁止之辭大學蒙引口勿
 者禁止之詞禁止以自已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詞
 以我戒他人而言如毋忘賓旅毋專殺大夫之類是也○唐陸氏曰毋字從女內有
 一畫有禁止意古人云毋猶令人言莫也○毋不敬云云至末本出藍田呂氏之言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註 教音傲長上聲從音縱 樂音洛○教者矜已慢
 物之謂欲謂飲食男女之欲馬氏曰傲不可長必消而絕之欲不可
 縱必克而止之志不可滿必損而抑之樂不可極必約而歸於禮
 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縱之在心未見為志凡人有
 志意但不得自滿故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
 可極為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及為文○益軒先生曰教與欲自分明欲與志如何
 分別曰欲謂耳目口體之欲志人之志于功名富貴亦人情所不能無也但以其志

不害其義是不得滿其志也四者唯教字不可少有蓋教為天下凶德三者人情所
 必有只節之為可也樂不可極樂必生哀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三者並人心
 之准危也故須節之節之乃所以執中也○曲禮全經曰應氏曰矜已凌物曰教其
 病根則生乎志滿逐物快已曰欲而條暢則發於樂極四者盡心之蠱賊溺身之醜
 毒學所宜深戒愚謂此四者恒人放逸之常態身之所以不修也○永嘉戴氏曰
 傲凶德也一毫不可萌矣而曰不可長欲者禁而絕之可也而曰不可縱意聖人誘
 進學者其立訓猶若是其恕乎或者猶曰禮聖人所以強入其亦不察諸此矣○毛
 氏信卿曰人皆曰禮所以強入吾獨謂禮所以適人蓋聖人不能使人之志情而能
 使人之節情不能絕入之情而能制入之情傲不能盡無也不長之足矣欲不能盡
 無也不縱之足矣蓋強入以其所難則又有所不堪且將蕩然無所限隔反自肆而
 莫之止故不若即其情而為之制使行焉而自著居焉而自安則物或牽心不應身
 或作而心不隨尚何傲欲之有○觀闢三宅氏曰諸家註並欠暢當教欲不當有之
 惡德志樂不能無之恒情而志之滿遂生教樂之極必滿欲此段自粗而精剪其蔓
 以反其根文意相貫尤為親切蓋驕傲之心人人易生纒失點檢乘勢漲起學者當
 察之於此勿使滋長也欲不可從亦同此意戴氏以為聖人立訓之恕不止失經旨
 於字義亦為疎甚志謂凡有所規圖營求以期於成者也大抵入情所期纒成則揚
 揚自得之色與氣相乘而不知休是冥戒也○費氏曰此四戒者皆所以持其敬也
 傲長則怨易而無所畏欲從則流蕩而不知反志滿則驕惰而不知脩樂極則荒惑
 而無所覺有一於斯敬不存矣此君子所以亟言其不可也○註謂飲食男女之欲
 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章句曰欲謂飲食男女及凡所嗜好之欲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
 敬身

而莫疑者則須據實而陳說之第不當固執而自是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此答顏淵問仁也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疏論語顏淵

視聽言動皆有个自然的則所謂禮也○朱子曰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非禮也○勿字解見前毋不敬條疏○朱子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

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聽目無所視○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遇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便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翼註曰如非禮勿視非已視而後禁之亦非自不視之而已勿有視之心方是餘傲之○講述曰非禮勿視不可謂非禮之色勿視謂當視時少有非禮之念頭即禁止勿萌了聽言動如此○章句曰所以勿視聽言動者敬以為之主也覺其非禮而勿為焉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受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答仲弓問仁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敬以

註 此答仲弓問仁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敬以

軒先生曰出門人易忽處使民人易慢處○講述曰見賓則冠裳在前誰敢放肆承祭則神明在上誰敢怠玩此皆入心所必敬者若出門則舉止由我前無所拘未有不

不自驕者使民則操縱由我上無所畏未有不自驕者能於出門時常檢就如見大賓時一般則無地不敬可知使民時其心常畏就如承大祭時一般則無人不敬可

知故舉此兩句為操心要法○章句曰如賓如祭敬也○不欲勿施以心言為恕以事言則義也○註敬以持己云云恕以及物也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

所容而心德全○蒙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 處上聲○此答樊遲問仁也之往也夷東夷狄北狄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

其所稟之資而發也○疏論語子路○翼註曰居處不專指獨處凡臨民按物身所安頓處皆是○

孤白解曰敬事在此心亦在此也○講述曰恭敬二字並言之○主客一主事獨言

敬○翼註曰忠是以實心待人不是外合中離的意思○存疑曰居處恭持身之敬

也○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是也故又曰則心便一執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是就事

上說即道千乘之國章敬事之敬也忠誠得信為人謀而必忠此忠也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此忠也○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在中國是這道理在

夷狄也只是這道理○註蔡氏名模字仲覺朱子門人○觀淵三宅氏曰大抵小學

引詩書語孟皆須淺說去纔涉艱深大失蒙養之道所害非細也是本註之所以

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為于親故善不遺皆篤厚之事敬是敬事而信之敬凡
事戒謹恐懼惟恐失之不放肆也○觀瀾三宅氏曰篤敦篤之謂說為接物忠厚者
誤也當以中庸篤恭而字參看○章句曰乎哉疑詞言其決不可行也○存疑曰言
忠信行篤敬則誠能動物足以感入故蠻貊之邦行矣曰蠻貊之邦舉遠以見近也
○蒙引曰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况於蠻貊乎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
行也○真氏曰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夷同
此一心未有誠敬○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而人不心服者也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朱子曰視無所蔽
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

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一身而言思問
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疏論語季氏○益軒先生曰此章專言
及身脩省之學○朱子曰視不為惡
色所蔽為明聽不為私欲所壅為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
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若思聰便須去其壅蔽
○存疑曰視思明聽思聰二件雖列於九思却是大綱故列於首二者失職其餘皆
苟矣故書只言視聽惟明聽德惟聰○蒙引曰色思溫所謂其溫如玉也貌思恭情
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言思忠心口如一也事思敬執事敬也疑思問必解其疑也
忿思難忍小忿也見得思義不苟取也○朱子曰忿思難知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
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四書語錄曰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使義理
純熟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而者工夫關一不得若於視聽前
一步工夫說得深微做切矣而脫却臨幾一節工夫便欠密實看程子九思各專

其一此意自分明○朱子曰九思即是涵養本原○四書語錄曰九思若平昔不熟
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
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存疑曰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又曰這思不是空
思想作為
就在其中○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遠近並去聲倍音佩○朱子曰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斯

猶即也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
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
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
疏論語泰伯○存疑曰道字是全體字所
曰貴道者三言君子之重乎道者有三事言此三事不可不合乎道如容貌無暴慢
是容貌之得其道也動容貌便要遠暴慢正是貴乎道也斯字甚緊言不可以不知
此正是其貴乎道處道字正在容貌三者上三者之當然處即道也○蒙引曰道字
該得廣所貴者三事而已動正出三事無工夫善惡未分直至遠暴慢上方見所貴
乎道之意又曰容實而貌虛此以一身言顏實而色虛此以面上言又曰正字比動
出二字略著力○定直接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於氣此氣則
養氣之氣○翼註曰動正出三字俱不著力惟正略有意味動出二字全無緊要然
可貴亦不在正而在信也○註粗厲放肆凡陋講述曰粗厲是不和放肆是不敬厲
非嚴厲謂疎率也放肆如箕踞之類鄙凡陋也其失小倍背理也其失大○曲
朱子曰如人狼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据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曲

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註

也節謂上下之等級侵侮侵犯而侮慢也狎好為親狎也三者禮之

所禁也修治其身踐行其言二者行之善者也然禮之實亦不外是矣

疏禮不三句說義

曰節者分有等級如竹之有節○本註曰禮以辨尊卑等級故不踰節度禮主敬自

卑而尊人故不得侵侮於人習近而不加敬則是好狎○永嘉戴氏曰孟子曰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禮者節文之謂也故禮亦謂之節猶規矩防閑不可越也書曰德盛

不狎侮故狎侮人者皆德薄者也數侵侮人而好與人狎不特失人必且失己其為無

禮也大矣○定直按不踰節者不踰開之謂本註取正義之說尤是衷旨曰徇人

非禮之恭此專作過禮節看恐不然又按新說謂踰節僭上侵侮凌下好狎是平交

不以禮恐必鑿又按三句三平合璧以上句作主說雖切亦恐鑿○脩身二句衷旨

曰言行者禮之本一有不善則無本不立禮不虛行也○滙澤陳氏曰人之所以為

久言行而已○嚴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者故

曰禮之質也○永嘉周氏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脩言道所以為禮之質也苟

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金華應氏曰曲禮三千以敬為

首然容貌辭氣雖持敬之所先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尤為禮之所本故自安民而

下歷陳夫長傲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夫事賢交衆持已接物之道凡皆所以脩身

善行而不欲從事於空言焉是所以為禮之質也不反之於質而徒區區於繁文末

節之間亦外焉而已○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

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繇順

正以行其義註

慮餘從也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

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

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百

體內而心知皆繇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

疏章句曰姦聲淫聲亂色邪

色淫樂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謂不入於念

謂小功不為位也者委巷之禮也之類是也如今委巷狽俗之間自有非禮之禮可

醜之甚者便是慝禮矣如夫巧言令色取媚於人只是禮貌足恭耳不是禮儀曲折

不與淫樂對過況且此章制外養內之意人若習俗間非禮之禮則尤害於心術故

以為戒如巧言令色內不正而致飾於外却是由內形外恐非本章之旨真氏之說

未必不是○前漢禮樂志註師古曰術道徑也心之所由也○嚴陵方氏曰聰明外

也故於聲色言之心術內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來而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內

外深淺之別也○章句曰心知猶云意慮章句說為心之明過重○大全曰百體舉一身

而言○吳郡范氏曰大抵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

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錯者弗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

○孔子曰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敬身

敬身

敬身

敬身

敬身

謂好學也已註

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

之人以正其是非

疏論語學而○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

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

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

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張氏曰同世

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其為就正一也○註勉其所不足云云中庸十三章有所

不足不敢不勉○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

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註管敬仲齊大夫名夷吾威刑法也疾疾病也

疏國語晉語○合璧曰威禮法也人能畏謹禮

法惟恐犯之如畏疾病而自然不敢為惡民

即入也言人之上品者也○章句曰懷意所懷之欲也流如水之流不可止也○益

軒先生曰句讀懷為貪欲案字書無此訓只訓念章句較優○章句曰此一章言能

敬義與不能敬義相去之懸絕警人當以民之下為戒也○註威刑法也章句曰君

子畏刑之加已如疾之加身所以能敬義而持身應事無一缺失以遠罪也○定直

按本註解見懷思威曰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二威字同言可畏兼天威入刑在

其中○觀瀾三宅氏曰畏威句讀好合璧不當今說為兼天威入刑者亦似不穩以

三民字看之說為刑法者為勝大抵謹守國

憲是君子篤厚意思不可必將天威來為說

右明心術之要註凡十疏合璧曰從古帝王聖賢脩齊治平之大經術

術始故此敬身十二章俱皆以正心術為要所謂大學教人之道端不外是

○京兆李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夫明心術一十二章而首之以丹書之戒者以敬對急而言明敬有畏懼之

義也次之以曲禮一章明敬乃禮之本兼陳敬之目也次之以論語六章皆

明涵養本原而以敬為主也次之以曲禮樂記論語三章亦明持敬之功也

終之以管子之言者直指畏之一字實又初學持敬切要工夫也為小學者

能無賴乎此以為終也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註

冠去聲○冠義禮記篇名人之

也冠者成人之註說義曰禮義不平禮以義起也○參新曰禮義是平字無甚分

道故以是責之註析故后只說個禮之始也○參新曰禮義是平字無甚分

禮中之義故禮記下文云冠者禮之始也而不著義字又按示蒙句解云禮之節

儀文皆有義備焉故言禮必連言義字者多矣○益軒先生曰曲禮云鸚鵡能言不

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禮義之始在於

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止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註

順謂順理也。疏也。藍田呂氏曰：容體者，動乎四體之容者也。顏色者，生色見乎面則者，立猶成也。疏也。辭令者，發乎語言而有章者也。三者，脩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於斯三者，不可以不學。古者教子，能食教以右手，至十三年，射御則養之，有素矣。養之，久則安。安則成。故至于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矣。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唯備此三者，然後可以明人倫。人倫明，然後禮義立。而後可以為成人。○本註曰：人為禮，以此三者為始。三始既備，乃可以求三行也。○說義曰：凡人之所為，以為人者，為其有是禮義耳。而禮義不過敬身以明倫而已。吾一身禮義之所關也。及夫容體正等，則動容中而後禮義寓于吾身者，全備而無缺矣。禮義備，可以之而敘倫矣。○正誤曰：禮義之體，雖具於人心，然其用之行，莫先於一身。故其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馬氏曰：正容體，斯遠暴慢矣。齊顏色，斯近信矣。順辭令，斯遠鄙倍矣。○納蘭成氏曰：此曾子臨啓手足之時，所以告孟敬子者也。君子之道，三終身守此而已。故下文曰：禮義備，則正之齊之順之，非禮義之始。與馬氏其知之矣。○嚴陵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又曰：君臣存乎義，故曰正。父子存乎恩，故曰親。長幼存乎情，故曰和。○大全曰：禮義既備，由是推之以正。君臣而上下之分定。親父子而慈孝之道隆。和長幼而宗族之禮治。三者既盡，則禮義立矣。○參曰：以正君臣，以字有意，脩身是禮義始。初處身，既備便從此敘。彝倫，故接一以字，這以字不是對在于字，的亦不可謂以此禮去。正君臣云云也。君臣父子長幼，字不平等，重在臣子幼一。○新曰：字分明，是以此禮義之備者，而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也。立者，生人之道，植立于此也。○益軒先生曰：禮義立，應上文禮義之始。○京兆李氏曰：首一章明威儀禮義之始。○章句曰：○曲禮曰：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此一章言威儀所係之重。

遊母偃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斂髮，母髻，冠母免，勞母祖，暑母

也。跛，偏任一足也。箕，兩展其足也。寢，臥也。斂，收也。髮，髮也。冠，冠也。免，脫去也。勞，勞也。祖，露臂也。暑，揭也。祖，衣所以息倦，暑，裳所以取涼。凡此數者，皆不敬也。敬身之要，禁止乎此。疏也。定直按母側聽，滙澤陳氏謂：傾耳以聽，非恭也。句讀章句並從之。其說而已。此說蓋據曲禮上文有屏而待之語，故如此解。然恐涉擊又按古註及藍田呂氏謂此持君子之法，亦恐不然。如所謂寢母伏安，得待君子而寢，則此只言平居持身之敬耳。○哀旨曰：此君子之持身無事而不致其敬也。母側聽，頭容直也。母噉，應聲容靜也。母淫視，目容端也。母怠荒，身容肅也。足容重，故游母偃立如齊，故母跛坐如戶。故母箕，寢不戶，故母伏。正其衣冠，故斂髮。母髻，冠母免，勞母祖，暑母裳，總之母不敬如此。母側聽以下，是藍田呂氏說，而原次寢不戶一句。○永嘉戴氏曰：甚矣人情之不美也。安於四肢之怠惰，不樂於衣冠之拘束，起居坐立，惟其便安而已矣。然而人之常情，終日袒裼箕踞，而肢體頹墮，若不勝其勞，終日衣冠佩玉，其始雖勞，而終也身安體舒，夫然後知禮者，筋骸之束，所以安乎人情，而便乎其身也。以此教天下，其有傲慢放逸之禍乎。○廣安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正。君子治身，未論其他，獨於視聽游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而自克焉。斯過半矣。○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斂髮，母髻，正義曰：古人重髮，以纒鞞之，不使垂。○註髮，髮也。髻，字彙大計切，髮也。髮少則以髻，益之，亦作髻。○觀濶三宅氏曰：按詩禮註，髻，即髮也。纒，髮為之，覆被頭首，其末垂餘，婦人祭祀所用。漢時步搖，其遺

象也步搖在首之時行步搖動由是觀之其制略可想見○定直按觀瀾子以鬢為
祭祀所用首飾蓋詩召南所謂被之僮僮是也則與衛風所謂不屑鬢者蓋髮少之
鬢不同然祭祀所用亦將他髮為飾其益自己頭髮之意則同○登城不指城上不呼註
呼則惑○疏方氏曰城者士民之所會而聞見者衆將適舍求母固註無下
人之聞○疏故也○疏意曰城高衆人耳目所屬將適舍求母固註無下

同○適舍就主人之館也○疏孔氏曰舍主人家也○本註曰固猶常也○疏
求而堅欲得之非為客之道矣○疏孔氏曰舍主人家也○本註曰固猶常也○疏
註義訓固為舊常者義或迂也○疏孔氏曰舍主人家也○本註曰固猶常也○疏
固者謂凡求物於主人母固母必隨其有無則厥義必當○章句曰求必入舍也
主人或有客或有他故勿得固求○疏孔氏曰舍主人家也○本註曰固猶常也○疏

入言不聞則不入註上聲屨音句聞音問○陳氏曰上堂外主人之堂也
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為三人矣三人而
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古者即席則去屨不以屨踐席○疏
上堂則揚吾聲效之聲○曲禮全經曰古者即席脫屨於戶外惟禮會尊者一人脫
屨於戶內戶外二屨言而不聞必有二人密語也○此與正義說同與句讀不同○
疏氏曰此言入室之時見二屨在戶外知有他客客多則屨多二屨只一客又言不
聞恐有私議須迴避不入○疏意曰二屨乃設辭云二屨則三屨以上可知聞字屨
言者不屨聞者聲徹曰聞言聞則入輕只重下句○此與饒氏不同○註古人脫屨
至末此取陳氏集說全文○集說補正曰竊案此本熊氏說也禮賓主敵體則二屨

在戶外鄉飲酒云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是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
內少儀云排闥脫屨於戶內一人而已矣是也見孔疏此文此記云戶外有二屨不言
戶內有一屨則室內只二人明矣何以知其必有長者一人而共為三人乎或曰離
坐離立母往參焉若二人在內聞言則入是離坐而往參之故知必三人也見熊氏
說曰禮所謂離坐母往參者謂同在室內坐各有位見入有兩兩並坐者而往
參之恐干人之私故君子戒之非謂戶內有二人在外者聞言亦不得入也

入戶視必下入戶奉局視瞻母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
者闔而勿遂註奉音捧局古瑩切○陳氏曰入戶入主人之戶也視下不舉目
迴轉嫌於人之私也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
敬乎視近而瞻遠視詳而瞻略雖或瞻或視不可回旋惡其掩人之私也○本註曰
奉局謂應小啓之兩手奉戶置局處敬也○范氏曰拱手當心以向戶局○示蒙
句解云置高之處自當心戶開則拱手而入闔則徐徐開之而入俱如奉局然○范
氏曰以上皆是不欲掩人之私其事雖小最為曲禮之要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
潛聲以升堂直前而入戶遠瞻四顧為睚眦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
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措者弗可掩
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

必慎唯諾註踏音迹樞音候切唯音委○此即席之儀踐屨踏他人之屨也踏
席躡他人之席也樞揭也陳氏曰欲便於坐故樞之趨隅席角
小學集疏 卷之四 敬身

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
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疏 滙澤陳氏曰毋踐履謂後來者不可躡先入者所脫
席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既云當已位上即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蓋以前
為上後為下也○呂氏曰掘衣趨隅必慎唯諾不敢為賓聽役於先生長者也○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
疏 滙澤陳氏曰雖尋常舒遲若見所貴則齊遯言自斂持不自寬
間雅也燕居之容齊遯謹

飾也敬所
疏 玉藻篇○孔氏曰雖尋常舒遲若見所貴則齊遯言自斂持不自寬
尊之意○滙澤陳氏曰齊如夔夔齊栗之齊遯者謹而不放之謂見所尊
者故加敬○說義曰舒遲不專言燕居只無尊者便然是常時之容主于和而下句面
尊之容加乎敬上下是相因語註中加字和之中而又加以敬非平居惰慢而見尊
者始矜
持也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

容德色容莊
疏 重舉欲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妄言也靜不嘖咳
也直不傾側也肅似不息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
莊矜持之貌朱子曰九者皆敬
之目即此便是涵養本源也

夫在不可徒在容上說○章句曰九者皆舒遲之意也○擊蒙要訣曰足容重不輕
舉也若趨于尊長之前則不可拘此手無事則當端拱不可弄手撫物○註德謂至
氣象滙澤陳氏曰舊說以為知有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
之氣象此說近之○觀瀾三宅氏曰應氏以德為有德氣象頗似暢但非說古禮
經之口氣不如從古說之為穩也又曰本註取古註為是本註云德者得也立則聲
折如人授物與已已受得之之形也涵養本源 廖晉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心放已

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
容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思想却好讀書或問九容九思朱子曰即此是涵養本源
這裏不是涵養
更將甚物涵養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
疏 本註曰尸者神象如尸則其莊可知齊者致其精誠之至如齊則肅而靜可
也○陳祚曰齊非祭前齊戒之齊乃祭時立於神前齊敬之容○說義曰主
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為法○定直接滙澤陳氏引孔疏曰雖不齊亦
當知祭前之齊成納蘭駁之謂祭前有散齊致齊人皆知之不知祭時齊敬之容亦
齊也故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祭前主祭者齊於適寢有坐亦有立祭時齊於
廟中有立而無坐鄭氏謂立如齊聲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其義精矣孔氏亦云立者
謂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人之倚立雖不祭祀必須整折屈身如祭
時之齊也陳氏引疏文而改為祭前誤矣○程子曰坐如尸立如齊大要養其志也
豈徒欲養
氣乎哉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疏 不窺密合璧曰不窺觀他人隱密之處嫌於察人之
處窺與人隱
私也○不旁狎集說補正曰旁如旁求後又旁求天
下之旁廣也○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說義曰人亦有可狎者但
泛與人狎則非所狎重旁字不重狎字○定直接說義說好納蘭成氏謂德盛不狎
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此之謂旁狎此重狎字恐非旨矣
孔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賢者狎而能敬雖聖賢亦未嘗不有狎矣○不道舊故合
璧曰不言舊故之非宜隱人之過也○章句曰舊故謂已往舊事言之必論其是非
恐人厭聞且或於人有妨也○儀禮通解曰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

敬身

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是也○定直按舊故依舊做宿事說為優納蘭成氏云故舊不遺在彼不失為厚我若向富貴人稱述故舊是有于澤之心且為不入耳之談也故戒之此說恐不是如我貧彼富則其不可稱道固矣若夫我富彼貧及彼我同貧富豈亦不道耶○不戲色滙澤陳氏曰戲色非必見諸笑言外貌斯須不敬則色不莊矣○章句曰窺視人之隱處泛與人褻狎言故之是非戲侮之容色皆非謹重之道矣○註狎與人褻狎定直按示蒙句解謂上狎字當誤宜據朱子語類小學集解等作泛字泛即旁字之義依此說則上句窺視亦是連綿字而四句文理為順章句亦作泛字句解說似可從

報往註

母音無下同拔蒲末切報音赴○拔報皆疾也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銳者其退速也

去之矣所謂其進

疏

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走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勢猶云其就義若熱其去義

若湯言人見云云下文見句讀○曲禮全經曰拔讀作跋報讀作赴皆倏忽急疾之意言人情來往當有漸次不可倏忽轉移向背此奸究傾覆之徒也○觀瀾三宅氏曰勿拔來勿報往朱說及全經並好但語欠瑩徹蓋言人情往來當有漸次輕薄之人往往驟然就求親暱復忽然去為離疎此士君子所當戒也○疏意曰喜事者多拔來而功則難繼無恒者多報往而績則鮮成故兩戒之然進銳者必退速此又相因之失也○參曰拔來指心不指力言言人有躁進之心這點心一起作為太速必然不達意氣太猛必然不繼一不如意便消阻困頓把前功盡棄了進銳退速機寔相須而勢所必至者故戒之○註火急去做章句曰火急去做拔來也速去之報往也○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母瀆神母循枉母測未至註

母瀆神敬鬼神而遠之也母循枉過則勿憚改

也母測未至不逆詐不億不信也

疏

母瀆神曲禮全經曰瀆瀆慢也○孔氏曰神明正直當敬而遠之不可瀆慢○母循枉滙澤陳氏曰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章句曰枉邪枉之事不可依循而為之也○本註曰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方氏曰枉而復循之則非所以改過左氏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也○觀瀾三宅氏曰本註從古註併句讀皆不當此句須貼母瀆神一句說不可泛為改過之事枉謂邪左之道如神恠妖魅祈禳盪咒之類蓋言神則敬勿瀆至邪恠之說則當正義不四勿徒求隱僻而信從之也母測未至亦戒用意聰知事求奇中其意正與戒信邪尚故者相承若以循枉為戒憚改義雖可通而其意泛漫不相照應○定直按觀瀾說似條暢但古經之上下不相接者頗多不必求貼上句且作左道說則於循字似稍不切宜從本註章句方佳然未審其孰是姑存兩說以俟君子○母測未至本註曰測意度也○孔氏曰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盧陵胡氏曰測不至謂不窮理而幸中如子貢○慶源輔氏曰雖億則屢中然君子不貴

○合璧曰未來之事置之不問毋得預先測度而妄于於心術○註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不逆詐不億不信論語憲問○陳澧集說曰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詐料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偽補正云集說蓋本不逆詐不億不信之意恐非記者之旨孔氏云云胡氏云云二說甚當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夫子不過即三代已往之因革以斷之非若織緯術數之家用其私智以推測也聖人且然況學者乎

身質言語註

不質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已意斷

身質言語註

不質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已意斷

嘗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方氏劉氏並從之恐不如句讀○滙澤陳氏曰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自我質正恐有失誤也○衷旨曰衣服成器在入者言語在已

者一為非入之心一為是已之心故當戒之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疏論語鄉黨蔡氏曰禮記曲禮篇車上不廣效不

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不過轂者車轂也

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又曰立視五雉者立視

規觀瀾三宅氏曰此引論語亦說為乘車禮節而可

但下條鄉黨一節不引孔子則不成文然其意亦取

式耳此小學之讀法也○定直按觀瀾說好如後章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疏表皆曰此凡視之禮可以觀人

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

蓋人之精神係于目故目之所視即心之所注

教則仰憂則低側頭旁視心不正也○觀瀾三宅

說涉泛此宜就心氣上而看言心與形相應而目

仰而教視下則心氣低而憂視傾則心氣流而邪

本註參見上○孔氏曰凡視過高則傲定十五年

過下則自有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與其容俯替

傾欹側也旁視流目東○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

恂如也似不能言

者註恂音荀○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

本註曰恂恂信實溫恭之貌○或問恂恂朱子曰

有溫恭之意○刑昺正義曰凡言如也者皆謂如

同如形容不盡之意○存疑曰恂恂如也又曰似

不能也○翼註曰恂恂二句連看猶云恂恂乎其

觀註將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實意發在似不

族之所在則我有子弟之分故謙卑遜順當如此

相連皆兼言貌說存疑則以二句俱就言上說謂

信實為不能言愚按以不能言句兼貌說似未安

實二句一氣相連也○定直按緒言說似與朱註合

唯謹爾

註朝音潮下同便平聲○朱子曰便便辨也宗廟

法當如此也或者於此認作容貌誤矣○定直按

疑說尤好然以上句為貌者原來與此貌字不相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

圖解曰其指孔子○翼註曰便便言句重惟謹爾

言也○存疑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朝廷政事

為人子弟者得騰其口說申其所見之時故似不

人臣子當盡其所見以正其是非崇誠默之時故

敬身

十三

便使言者臣子之恭各有攸當非偶然也○註詳問極言蒙引曰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朝廷○翼註曰詳問屬禮法極言屬政事○講述曰宗廟禮法所在朝廷政事所出我有臣子之分故當盡言如此但不敢放耳○定直按緒言云集註詳問二字據入太廟每事問此說固是又謂入廟初一次如此非每入必問也便使辨也禮法有未合處則明辨而訂正之不必以詳問為便使也此說恐不是蓋朱註詳問偶因聖人入廟一時之事實而言之耳問與言皆言也問而詳之言而極之便使而言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註闕音銀○朱

視朝時也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詳也○疏存疑曰下大夫與已平等者言可此章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也是正辭斷義意思上大夫尊於己者有不是處亦當詳但要和悅蓋雖當言但委曲言之○朱子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詳則不失在我義理之正又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盡遂至於上大夫之前雖有所諍必須有舍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註此君未視朝時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

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剛直輔氏曰剛直謂能守理義而無回屈○觀瀾三宅氏曰剛直謂辭氣剛嚴而直實也○不必說至守理義也○和悅而詳陳氏曰先言和悅而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說隨

矣○翼註曰此諍字不是彼有失而我諍之只寓直於和便是諍

不語寢不言註朱子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論語鄉黨蒙食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講述曰不語雖問不答也不言不自發言也○正義曰食語則口中可惡寢息宜靜故不言○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

存疑曰食不語雖入說起亦不與語也寢不言雖有人在亦不自發言也蒙引曰寢不言也是不與人言不是都無人在只我自說說得好○定直按答述自言恐不是即獨與對而言也緒言取樂筆言語互文之說謂但食亦有獨食時寢亦有與人同時故不當分答述自言只是寢食時不與人說話耳此說亦恐非也緒言又謂以寢為獨居則當無欠時自己自言雖常人亦不如此何必夫子乎當食哺時非極粗蠢者便能不語豈必夫子乎此正終食不語耳此說亦非也又曰下面食一面說殊為不是故子不如此與范氏存心不他說似相合然如曲禮所謂主人辭不能烹雜記所謂吾祭作而辭曰云云及少儀小飯而亟之以備見問雖對食之間未嘗無答述之故竊謂食不語者人有問則暫輟食而語語畢復食所謂存心不他也不是終食不語也如寢息時不必論同寢獨寢若有人來問我則我豈得無答述耶只不自發言耳○觀瀾三宅氏曰語言併則一分則二語以與人答述為主言以己口所出為主而人之食時多是與他相對寢時多是獨自就床食時唯可食不可談及多般人事如其飲膳辭讓之言則禮自當然始無所妨少儀所謂備見問者其言亦當多在飲膳之間而長者之問偶若有所泛及以貴歷賤亦當略答述也別是一段禮節不必夾雜為說也寢時唯可寢人或有所問所為自問自答獨語獨難者是聖人之所不為而學者之所當戒也而性資寧靜之人有無此等病弊者別是一種好底氣質不必夾雜為說也如是看之諸家及今按不免涉鑿詩公劉篇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集傳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亦可參見○論語集註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塞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新安陳氏曰范氏主理揚

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士相見

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

信註大人卿大夫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眾謂庶人居官者謂上士

也善疏儀禮第三篇○合璧曰與眾之言言忠以事君信以臨民之道○定直按示蒙

句解云忠信就不欺君言此說似優○章句曰大人有位者居官泛言有官職者又

曰海虞吳氏曰先王以此為教故當時上下之間相見之際形於語言者無不以此

交相警飭是以聽者率能興起善心非僻之行無自而成所以治隆俗美而非後世

所能及也又曰此一章言與人言之儀○觀瀾三宅氏曰此條言與人言語各有所

當不當唐突錯雜出於不倫也說為警飭不當○定直

按觀瀾說平穩然與人言之道不可無警飭之意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

坐註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

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論語鄉黨章句曰孔子事也○問席不正不

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曰用問纔有不正

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知事當恁地做時

便硬要恁地做○觀瀾三宅氏曰句讀引謝氏其說過深非小學正旨說見上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註

音摧瞽音古衰音肩○齊衰喪服也狎謂素親狎變謂變其容色冕有爵者

瞽無目者褻謂燕見貌謂禮貌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

曰狎必變非狎可知又曰變是改其常容○章句曰變變其容色而哀之也○本註

曰冕各有制貴者之盛服也○講述曰褻是私見之地非大廷廣眾之所褻必以貌

非褻可知○說約曰山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

非褻可知○說約曰山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

國圖籍者式此二者疏合璧曰送死之凶服者○集註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

哀有喪重民數也疏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

乎○前漢書鄼食其曰王者以民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註民數周禮秋官司

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其雨則必變

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註迅急也變謂變其容色興

避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

以敬其變也○嚴陵方氏曰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論語曰寢不

尸居不容註

朱子曰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

似死人也孔子則當敬屈也○定直按正義詳明朱註略尸字本訓只釋此章所用

之義耳○論語集註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大夫是

也○厚齋馮氏曰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檢○正義曰室家之敬難久當

和舒○朱子曰遜思遜曰睡欲睡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為證○註尸謂偃臥象引

曰朱子曰女生必偃男生必伏可見所謂偃臥似死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註

朱子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揚

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其色

敬身

十五

論也程子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故
疏 與群弟子燕間相對亦是申申容舒無
拘迫○衷首曰天如天好之天如物之生意暢悅天然潤澤也○講述曰兩如字有
形容不盡之意○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故以容言大有和悅之意故以色言○直
解曰凡人在間暇之時有怠惰放肆的便是喪其威儀有矜持矯飾的或反過于嚴
厲皆非盛德之氣象也惟吾夫子在間居無事之時以四體則從容舒展而略無拘
迫何其申申如也以顏色則融和潤澤而自然愉悅何其天大如也○朱子曰學者
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個和樂
纒嚴肅則
自和樂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疏 授立二句本註為煩尊者俯仰受之○方氏曰
少儀言受立不坐不特授尊者如此雖授卑者
亦然○定直按本章及少儀授
受恐並通尊卑而言句讀似優
不馳者恐傷人也二十五家為里式
說見前章必式者恐里中有賢人也
句曰入里而式不敢慢眾也○本註曰不誣十室○孔氏曰二十五家為里里
巷首有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不可誣也故入里則必式而禮之為敬也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疏 衷首曰此言君子之心致敬于人之所易忽也○北溪陳氏曰此二句體認持
敬工夫意象最親切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執輕如不
執重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入虛猶有人之謂也執虛猶
如執盈沉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故孔子
如執重如執盈者此也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疏 玉藻○古註君子
徵音止○佩玉比德也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左右之分五
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不偶而遺之也必求其取義則泥矣
陳氏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
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
音故遺之與方氏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
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
設佩之意也○補正曰集說既取註疏又取方氏義非不具然草廬吳氏之說更明
云徵謂聲中林鐘律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鐘羽則中南呂也林鐘為徵陰聲
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鐘為宮陽聲之始故居
左宮三變生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者周樂不用商調也方氏曰孔氏
謂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肅非溫也於五行為
金金之性剛非柔也故象德之佩享神之樂不用惟射樂偃旌於商者以習武故尚
義也○定直按補正所載草廬吳氏之說為明白但不用商之說恐未必然周延平
謂左右各具五聲特右以角徵為均左以宮羽為均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
不可以為主此說似較優句讀不用古說以為必求其義則泥矣似穩妥然其言互
文恐未然饒氏曰記者互文遺一字商音次濁當與右徵角一處此亦難從觀瀾曰
諸家恐鑿句讀似穩○註佩玉比德孔氏曰按詩秦風云言念君子趨以采芣
溫其如玉聘義曰溫潤而澤仁也至浮筠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趨以采芣

疏 衷首曰此言君子之心致敬于人之所易忽也○北溪陳氏曰此二句體認持
敬工夫意象最親切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執輕如不
執重如執盈者此也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疏 玉藻○古註君子
徵音止○佩玉比德也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左右之分五
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不偶而遺之也必求其取義則泥矣
陳氏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
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
音故遺之與方氏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
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
設佩之意也○補正曰集說既取註疏又取方氏義非不具然草廬吳氏之說更明
云徵謂聲中林鐘律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鐘羽則中南呂也林鐘為徵陰聲
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鐘為宮陽聲之始故居
左宮三變生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者周樂不用商調也方氏曰孔氏
謂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肅非溫也於五行為
金金之性剛非柔也故象德之佩享神之樂不用惟射樂偃旌於商者以習武故尚
義也○定直按補正所載草廬吳氏之說為明白但不用商之說恐未必然周延平
謂左右各具五聲特右以角徵為均左以宮羽為均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
不可以為主此說似較優句讀不用古說以為必求其義則泥矣似穩妥然其言互
文恐未然饒氏曰記者互文遺一字商音次濁當與右徵角一處此亦難從觀瀾曰
諸家恐鑿句讀似穩○註佩玉比德孔氏曰按詩秦風云言念君子趨以采芣
溫其如玉聘義曰溫潤而澤仁也至浮筠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趨以采芣

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王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

無自入也。註

齊音慈。還音旋。中音衆。辟音僻。○自。繇也。通上文而言。君子以禮復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陳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曰趨。趨則歌。采齊之詩。以為節。路寢門內。至堂。曰行。行則歌。肆夏之詩。以為節。進而前。則其身略俯。故曰揖。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聲。鏘然而鳴焉。鸞和皆車上之鈴也。方氏曰。心雖在內。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疏。趨以采齊。本註曰。采齊詩。篇名。趨時歌。以為節。○肆夏。本也。則與物俱入矣。註曰。登堂之樂節。○安成。劉氏曰。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

大馭之馭。王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或謂采齊即楚茨也。○真氏曰。采齊即今楚茨之詩。肆夏即今時邁之詩。○周頌時邁。朱傳曰。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觀瀾三宅氏曰。以時邁詩。有肆于時夏之語。故知肆夏之為時邁也。無疑矣。但今楚茨之篇內。不見采齊兩字。劉真二說未詳。所本蓋以聲之轉而言之也。第采菽與采齊聲之相似。益近焉。而其辭則並用壽考福祿之盛。據今觀之。其誤采菽為采齊。亦不可知也。然是等名物訓詁之類。後世強用臆決。非讀書之旨。聊記以存疑爾。○定直按。劉真並以采齊為楚茨。或有所本。未之考矣。三宅氏疑其為采菽。未知其然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但兩字形相似。而聲不相近。其言聲相似者。偶然。誤爾。如所謂名物訓詁。不用臆決者。可謂知言矣。○說義曰。自路寢門外。至雍門。地稍廣。則行且疾。故趨趨。或過于疾。則歌采齊之。

詩以為節。蓋采齊。曾孫所以告于先君。揚于祖廟。詩之和緩者。也。故趨之。急者。歌之路寢門內。至堂。地狹。其行或過于緩。則歌肆夏之詩。以為節。蓋肆夏。天子所以震疊諸侯。武序在位。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之。此皆和之以樂也。○曲禮全經曰。采齊肆夏。鐘鼓。譜之名。皆鐘鼓奏之也。○周旋中規。本註曰。反行也。宜。○折還中矩。本註曰。曲行也。宜。○孔氏曰。反行。謂倒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東嚮西。嚮也。○鸞和。滙澤陳氏曰。當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鑣也。○漢書五行志。註以金為鸞。鳥而銜鈴。施於鑣上。○嚴陵方氏曰。鸞。以見和之為和。曰和。以見鸞之為鸞。鸞以體言也。和以用言也。以鸞和之聲。美。故因取象焉。○柔註曰。以君子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也。○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所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和之。以禮和之。以樂和之。於是時防邪僻。而尊中正。其為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斷喪者。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尊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故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章句曰。此一章通結一篇之意。○註。陳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云云。寢堂。室也。正寢。曰路寢。次曰燕寢。凡居室。皆曰寢。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應門居其一也。○方氏曰。云云。此論心入字。此語。上原有心內也。而言入。何哉。數字。又此語。下有故得。以入言。焉。數字。○曲禮全經。曰。非僻之心。無自入者。心本清明。無物若物。欲混之。則亂矣。湛子曰。非心之萌。自內感也。觸於外。感乎內。斯去之矣。入者。主之故也。○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

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

以觀德行矣

註還音旋行去聲○射義禮記篇名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其巧能中○動必合

疏章句曰周還者行步當周旋之時言折還者省文也○

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動必合
呂氏曰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此於樂發而不失正德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參曰進退周旋說盡射之始終志正體直又只就持弓挾矢時說可以言中不是已中了只是決其必中也○章句曰此一章言射儀首章言禮義者德行之義理又于恭敬純熟光景出方是○章句曰此一章言射儀首章言禮義者德行之文也末言德行禮義之本也外而禮義之文必本於內而德行之實斯威儀之盡也

右明威儀之則

註凡二十

章

疏謂之心術之要形於外者則謂之威儀

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夫威儀者天命之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故謂之則則者法也○觀闈三宅氏曰敬身之分二曰心術本也曰威儀外也而衣服飲食二者所以資於物而養於己又所當省察防範勿絲以至奢侈蕩佚也今季氏以心術為本而併威儀衣服飲食以為外誤矣則者謂人之起居動息皆有規則耳說為天命不易者亦太重了後世說經者動履此弊似深而幾似高遷果概不足取而況於小學書好高其說豈為知道者也哉○定直術併威儀衣服飲食為外亦恐無妨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

考維祺介爾景福

註冠音貫令去聲下同祺音其○士冠禮儀禮篇名古者

吉皆善也元首也元服謂冠也爾汝順從祺祥也介景皆大也棄幼童之志而從成人之德斯有壽考之祥而介大福矣
疏章句曰此一章言三皆然○本註曰既冠為成德又曰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教繼公儀禮集說曰朱子曰順古與慎通用繼公謂棄爾幼志戒之也慎爾成德勉之也言先去幼志而後慎成德也○定直按順慎通用如易蒙象六三行不順是也然句讀解作從恐似穩妥再加以慎三加曰成其言各有次序○**註**始加緇布冠家語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古冠布齊則緇之○**註**筮賓禮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曰筮賓所以敬冠事○元首也賈公彥疏曰左傳曰狄人歸光軫之元是元為首也又尚書云君為元首亦是元為首也○定直按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亦同
○再加曰吉月令

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註再加

弁辰時也申重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淑善也眉壽老人以秀眉為壽徵也胡猶遐也敬威儀而善謹其德則眉壽萬年而永享遐福矣
疏

合璧曰少頃再加冠用皮弁○益軒先生曰三者有次第讀者詳之○儀禮集說曰德者內也威儀者外也學者固當以德為先威儀為後然不重其外亦未必能保其中之所有者也故此先言敬威儀乃後言慎德○**註**皮弁以鹿皮為之正義曰垂統為冕無旒為弁○辰時也定直按此言十二時不是四時蓋上節言曰下節言歲此

言時三節俱言月則歲月日時備而不遺本註曰反子丑也取乎鄭註按賈疏云以十幹配十二辰即甲子丑之類略言之據此則此節亦申言月日而變文爾此句讀及似優○有威而可畏謂之威云云左傳襄三十二年文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
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註 考音菴疆音姜○三加用爵弁正猶善也咸猶盡也兄弟具在祝其無故也黃謂髮白變黃耆凍黎也老人面色如黃之皆壽徵也疆猶限也德既成則有無疆之壽而受天之福慶矣

疏 合璧曰又用爵弁○問一加再加言吉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朱子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溫公冠禮亦微此初裏中次帽次幘頭○儀禮集說曰歲之正謂當冠之年也古者男子二十而冠歲言正而月言令言吉則周禮冠無常月又可見矣○成厥德合璧曰成其成人之德○定直按三節德字一様言冠者之德兄弟具在只是祝語以字含其相愛相資以成德器之意耳繼公謂厥者指兄弟能成兄弟之德則正身齊家之事也以此勉之恐涉鑿○馬氏曰葉爾幼志順爾成德備其內而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耆無疆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惟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示蒙句解云冠者禮服之始也故以此章置於明衣服之制之首凡冠禮備成人之服責成人之德冠者服其服聞其戒而能成其禮則必得壽考而受福慶若服其服聞其戒而不能成者慢禮背教其罪不勳災必及其身當然之理也○標題饒氏曰此條祝辭實從叶韻服叶白福叶徧慶叶匡○標題饒氏曰此朱子曰黃以古音讀之其韻乃叶○註爵弁書顧命蔡傳曰雀弁赤色弁也○正義曰雀弁

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方氏曰緇布者齊冠也皮弁者朝服也爵弁者祭服也齊所以潔已朝所以接人祭所以交神則彌尊之義又見於此○黃謂至變黃爾雅註黃髮髮落更生黃耆疏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考凍黎也賈疏曰云考凍黎者爾雅云耆老壽也此云黃凍黎者以其面似凍黎之色故也○爾雅疏曰方言云燕岱之北鄙謂者為黎郭璞註云黎面色似凍黎也孫炎曰耆面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孤當室為父後者雖除喪猶純素加隆也眾子則否
疏 本註曰為其有喪象也玉藻曰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之素純謂緣冠兩邊純素為凶也○藍田呂氏曰人之服必盡乎孺子之飾者所以悅其親也故髡彼兩髦飾其首也衣純以素飾其身也冠衣純以素孤子之服非所以事親也○孤子當室本註曰雖除喪不忘喪也當室適子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代親之端不為孤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定直按本註取鄭氏鄭註此文上有早喪親三字義愈分明○呂氏曰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此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者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者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略矣○馬氏曰父之於長子冠於所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孺子之於父○**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
註 紺古暗切緇音緇○其可以不加隆乎○**疏** 論語鄉黨南軒張氏曰紺祭服者飾領緣也張氏曰紺緇不以飾重喪祭也

紕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緇色三年之喪以飾緣服者飾領緣也張氏曰紺緇不以飾重喪祭也

集傳

重祭也。○講述曰：不為飾，則不為服，可知。○翼註曰：神人異道，吉凶異室，故皆當有別。○註：深青揚赤，朱子曰：揚，浮也。如令人鴉青。○絳，色云：練服，吳氏程曰：絳，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而為之。○朱子曰：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練為飾。紅紫不以為褻服。註：朱子曰：紅紫間，婦人女子之服也。○疏：朱子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練，紅碧紫駟，五方之間，褻服，私居服也。○疏：色也。○四書備考曰：當時褻服，或有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集註曰：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知○註：近於婦人之服，表旨曰：嫌其大艷耳。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所不佩 註：去上聲。○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疏：古之君子，必佩玉。云：惟喪則否。云：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疏：玉不去身，出玉藻。○解：觸覺軒蔡氏曰：觸，貌如錘，以象骨為之。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上於玉。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註：玉不去身，出玉藻。○解：觸覺軒蔡氏曰：觸，貌如錘，以象骨為之。礪礪也。○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觸、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註：羔裘，用黑羊皮。子曰：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此三章，皆記孔子衣服之制。○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絇。註：一也。○說約曲禮云：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故知此等皆非泛論也。

疏 論語里仁存疑曰：其心尚奪於外物。於道未可知。所重與之議道，亦終不能以有者。心存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又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或問志於道如何尚恥惡衣惡食。曰：固有這般，半上不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亦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下濟事。又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分犯義。役心役志，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章句曰：此一章，言人不可恥惡衣，以總結之。○京兆李氏曰：此一章，明不可過飾於衣服之末，而忘其心德之重也。○註：識趣講述曰：見之所及，曰：識意之所趨。曰：趣。

右明衣服之制 註：凡七。○疏：京兆李氏曰：先王之制衣服，莫非性命之輕，而用之，是輕其身也。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註：飯去聲。○食謂凡所食者，飯則飯而己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

履音句。約音劬。○約，屨頭飾，不裘不帛，不備服也。不履約，不盡飾也。皆以其未成人也。○疏：玉藻。○本註曰：裘帛溫湯，壯氣也。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履約，未拘之以行戒也。○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註：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疏 論語里仁存疑曰：其心尚奪於外物。於道未可知。所重與之議道，亦終不能以有者。心存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又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或問志於道如何尚恥惡衣惡食。曰：固有這般，半上不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亦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下濟事。又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分犯義。役心役志，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章句曰：此一章，言人不可恥惡衣，以總結之。○京兆李氏曰：此一章，明不可過飾於衣服之末，而忘其心德之重也。○註：識趣講述曰：見之所及，曰：識意之所趨。曰：趣。

右明衣服之制 註：凡七。○疏：京兆李氏曰：先王之制衣服，莫非性命之輕，而用之，是輕其身也。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註：飯去聲。○食謂凡所食者，飯則飯而己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

履音句。約音劬。○約，屨頭飾，不裘不帛，不備服也。不履約，不盡飾也。皆以其未成人也。○疏：玉藻。○本註曰：裘帛溫湯，壯氣也。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履約，未拘之以行戒也。○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註：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疏 論語里仁存疑曰：其心尚奪於外物。於道未可知。所重與之議道，亦終不能以有者。心存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又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或問志於道如何尚恥惡衣惡食。曰：固有這般，半上不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亦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下濟事。又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分犯義。役心役志，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章句曰：此一章，言人不可恥惡衣，以總結之。○京兆李氏曰：此一章，明不可過飾於衣服之末，而忘其心德之重也。○註：識趣講述曰：見之所及，曰：識意之所趨。曰：趣。

右明衣服之制 註：凡七。○疏：京兆李氏曰：先王之制衣服，莫非性命之輕，而用之，是輕其身也。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註：飯去聲。○食謂凡所食者，飯則飯而己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

以手共飯而手有汗澤則人將惡之

疏 章句曰此一章言與人共食○本註曰謂共飯羹之大器○孔氏曰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其謙不厭飲為飽也○本

註曰澤謂接洽也禮飯以手臨食接洽恐為人穢○接音那接洽兩手相摩也見字

書○孔子曰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時接洽乃食恐為人所穢也○呂氏曰摩

手有汗澤人將惡之○註古之飯者以手困學記聞曰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

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手搏

食豈若用匕筋乎○定直接後漢書倭國傳稱飲食以手此飲食以手為異事然則

漢時已用匕箸周人尚以手而已如吾邦未審昔人以手食否華書紀本邦之事者

極多矣未可必遽信矣

母搏飯母放飯母流歡 註 母音無下同搏音團上飯字去聲下飯字音反後同歡昌悅切○取

飯作搏則易得多是爭飽也放飯大飯音放羹言流皆食肆飲食而無容也

飯食無節也流歡長歡飲無節也○陳祚曰流謂長吸而歡

好句讀誤本註大飯亦此意也如是看之正與流歡相應○陳祚曰流謂長吸而歡

之如水之流也○孔氏曰開口大歡汁

入口如水之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

母吃食母齧骨母反魚肉母投

已歷口人所穢也母投與狗骨

慮其相噬也母固穢嫌食也

與狗骨母固獲 註 吃丑亞切齧魚列切○吃謂以舌作聲獲謂必欲取之

母吃食母齧骨母反魚肉母投

按獨言魚肉而不言鳥獸肉者蓋以魚肉有骨故或遇其有骨反

骨言之可觀但孔氏引少牢禮云尸所食餘肉皆別致於所俎則不

止魚肉也

說魚魚味肉鳥獸肉也未知是否○觀瀾三宅氏曰魚味不可反則鳥獸味亦不可

反明矣但魚味有骨上云勿齧則魚味之有骨者似可選器中故更禁云母反如此

說魚魚味肉鳥獸肉也未知是否

觀瀾三宅氏曰魚味不可反則鳥獸味亦不可

反明矣但魚味有骨上云勿齧則魚味之有骨者似可選器中故更禁云母反如此

看之今按前說近是○章句曰母投與狗骨不敢賤飲食之餘且不謹也○三宅氏

曰母投與狗骨唯是戒不謹爾句讀慮相噬章句不賤飲食並鑿諸家說禮每獲此

失讀者察焉○陳氏曰求之堅曰固○參新曰固獲亦指飲食○張子曰固獲謂飲

食在俎豆越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三宅氏曰母固獲言凡臨飲食勿為爭

先力取

母揚飯飯黍母以箸 註 揚謂散其熟氣嫌欲食之

之故也

若揚去熟氣則為貪快傷廉飯黍當用匕

故少牢廩人概匕註云匕所匕黍稷也

客祭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歡醢主人辭以饗 註 醢音海寧音巨○

醢謂羹有菜以口還食之祭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刺猶剔也歡謂詳味之母還羹

恒以箸也母刺齒亦嫌不謹也母祭羹母歡醢皆惡食味也客失禮而祭羹主人則

謝以不能烹熟客失禮而歡醢主人

則謝以貧寡之味皆優賈之辭也

疏 母還羹章句曰羹當以箸以口就食也○母祭羹

本註曰祭猶調也謂加以鹽梅○孔氏曰祭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主人食味

惡也○母歡醢章句曰歡字書又云嘗也歡醢之歡當訓為嘗醢切肉為之和以醢

醬美挂之屬若嘗醢似嫌味之不備○本註曰亦嫌詳於味也醢肉醬也醬宜鹹歡

者為其淡故也○呂氏曰醢之味厚非可歡而歡之則味薄可知故主人辭以饗○

定直按歡字古註只作飲歡說為穩妥句讀為詳味之章句作嘗者恐

不可從古註嫌詳於味語不是訓歡字○註剔字彙他歷切解骨也

濡肉齒

決乾肉不齒決母嘍炙

註

濡音如乾音干嘍初怪切炙音拓○濡溼也決斷也乾肉脯類溼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

各有宜也炙炙肉一食盡

疏

古註曰軟則可以齒決○乾肉不齒決本註曰堅曰嘍母嘍炙謂宜以漸食之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母放飯母流歎小飯

而亟之數噉母為口容**註**

母音無飯音反亟音擊數音胡噉在笑切○君

之意放飯流歎說見前章小口而飯備噉噉也亟疾而

疏

曲禮全經曰先飯不抗

燕備見問也數數噉之易至於弄口為容故又以為戒

飯流歎則小飯而亟之食之節也數噉止食則非口容矣○章句曰後已不敢先畢

而又不致太遲○三宅氏曰曲禮全經諸說並誤句讀極當○小飯而亟之滙澤陳

氏曰亟之謂速咽下○章句曰恐君子有問也亟之必數噉然數噉之易至弄口

為容故又以為戒○母嘍炙以上皆言與人共食此章侍食於君子總是對食之禮

○廣平游氏曰聖人知夫人大欲在天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禮終食之間而

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麗於大惡而後正之也待其大惡

而正之則無及矣於夫起居飲食之間而為之禮焉聖人之用意微矣○馬氏曰君

子於醵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註**

疏

論語鄉黨註鑿雲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

養入膾麤則能害人不敢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九升○牛羊與魚之腥而切之為膾少儀文○聶正韻亦作腍切也說文薄切

肉也○非謂必欲如是也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求如是欲也循理者無過求徇

欲則無所不至矣

食饘而錫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註**

疏

存疑曰色惡臭惡

腐曰敗色惡臭惡不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

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餒敗但色味變亦不食也○緒言曰色惡臭惡據集註承魚肉言吳氏云廣言眾物

二說不同○失飪未熟與過熟也○不時朱子曰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

類亦是不時○註五穀云云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

疏

朱子曰醬非今

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

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中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又曰知魚膾不得芥醬麤腥不得醯醬則不食謂其不備

或傷人也○雙峯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內則所

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必有意義不是氣

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

肉雖多不使

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註**

疏

使肉勝食氣酒以為入合歡故不為量但以

醉為節而不及亂耳

北溪陳氏曰聞之老壽者云人得元氣而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穀食氣者養生理當然也。○朱子曰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然。○定直按蒙存並謂惟酒無量望人不自為量也。酒以為人合歡之要與人盡情惟在人飲量不同我為主為客人多飲我亦多飲故不為限量。緒言駁之謂蒙存皆以主賓對飲為說飲亦自有獨酌時豈必皆賓主對飲乎。倘我止能飲四五杯而人能飲百杯為主為客而多飲不免於亂矣。所謂無量者或有時少飲或有時多飲幾杯隨其與會所至不預為限量但不及亂耳。蓋蒙存依集註為人合歡云爾。主賓對飲須自隨人多少然不是人飲百杯我亦飲百杯也。緒言所駁過刻但如其言隨與會所至還佳。○致堂胡氏曰亂則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決洽而已可也。○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決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晉陶侃飲酒為限量宋邵康節飲酒不過三四盃。○註以酒為人合歡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以醉為節存疑曰醉亦是內外決洽而已不是醉酌狼籍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飲量各不同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節。

脯不食
註朱子曰沽市皆買也。○**疏**前漢書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不撤薑**

食
註撤直列切。○撤去也。朱子曰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疏**蒙引曰不撤薑食謂每食必設薑。○本草

澗三宅氏曰撤乃與雅徹膳之徹同。古人每食設薑所以殺腥去穢也。此言孔子不徹薑設而必食之也。或以徹為棄徹之徹如蒙引強以每必兩字說去大無意義。○定直按觀澗又云余嘗以前說為定近見東坡文集亦偶有此說或云論語翼註中亦有如此解者然竊疑棄徹雅徹之徹原非一意觀澗之說恐近鑿且蒙引及諸

家亦並云設之為食味之調和。不不多食註朱子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是作每常而食其駁之亦過矣。○**註**古註曰不可過飽。○講述曰不多食泛說不必承薑食。○衷旨曰此一語可收上數十語把聖人節飲食衛生之經一句包盡。○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定直按以上諸說並泛言不承薑一說就薑言具左。葵藿黃氏曰若多食則辛溫之過又使人氣失其平故不多食。○弘景曰久服少志少智傷心氣。○醫學入門曰生薑令人但知胃藥而不知其通心脾也。氣通則一身之氣正而邪氣不能容。故曰去穢惡通神明。後人因孔子不徹而每好食之其實多服少志傷神氣故孔子不多食。○定直按不多食朱註及古註並泛說多從之者蓋泛說者凡飯羹酒肉菜蔬果饌皆不多食而薑亦在其中其意為周備就薑言者蓋上文曰不撤之則嫌於其多故承之曰不多食其意更切。又按朱子次劉秀野疏食十三詩韻賦于薑曰薑云能損心此誇誰與雪請論去穢功神明看朝徹題下註言本草云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非是。朱子之言蓋據聖人不撤故云爾然其辛辣之性豈所堪多食耶。李杲所論以尤有理東垣亦已有秋薑大入之說不可不慎也。夫雖以紫陽之大賢其知豈得徧於物耶。且其於方技之學想必不屑屑焉。吾是以恐其論性味不如專門之得精矣。○觀澗三宅氏曰薑之不可多食藥性家固是矣然其說本以徹為棄徹之徹不知為雅徹徹膳之徹故取以說論語太不當矣。今以為雅徹之徹而看之則少薑之設何須論食之多不多耶。且據集註而為定。○定直按薑之不可多食雖設之為食味之調和亦應有多寡之分數不但常食之為多且朱子已非本草多食傷神之說。○**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

則原不以薑多為有害更可疑。○**敬身**

學集卷
卷之四
敬身

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

也註豕音矢遠去聲踐當作剪故謂祭祀及賓客之禮庖宰殺之處厨烹飪之所身親也剪殺也疏玉藻○衷音曰此言君臣隨分各有愛物之禮

陳註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孔疏曰此經謂諸侯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乃仁術也○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有故而殺禮也遠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本註曰踐當作剪聲之誤也此謂尋常為祭祀之重則身自為之○註宰字彙云烹也屠也調和膳羞之名○樂記

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

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

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註豢音患○豢養也獄訟益繁謂小人乘醉相侵以致獄訟滋多也士之酒禮惟行一獻百拜言多也酒所以合歡先王因其生禍而制禮以防之蓋通乎上下記特舉此以例其餘耳疏章句曰言豢豕造酒本為祭祀人醉飽之後乘酒相侵以致獄訟滋多是酒之流弊也○一獻之禮云云衷音曰主

惟一獻于賓賓惟一獻于主○長樂陳氏曰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為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酒罔非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喜此皆酒

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絕之因為酒禮以節之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而有禮以節之也○嚴陵方氏曰

一獻之飲酒禮也一獻以見飲之少百拜以見儀之多○註豢養也本註曰以穀食犬豕曰豢○士之酒禮云云本註曰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孔疏曰凡鄉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為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也故鄭知壹獻為士饗禮所獻酒少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是意在恭敬示敬而已故不得醉也○又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長樂陳氏曰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通乎上下上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下言庶人也○舉此特

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註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小謂口腹大謂疏告子上○張子曰飲食者人之所以生也惟其專上飲食而忘其義理則可以鄙賤也○章句曰此一章言戒人勿貪飲食○合璧曰此引孟子言飲食人每以口腹害心志所以可戰以終上文飲食有節之意

右明飲食之節註凡六疏京兆李氏曰人之飲食實心術威儀之所繫故又處其次

